

小小说看台

抽籤记

邢庆杰

国强、立军和柳梦是从一小块儿玩的“发小”。三个人住在一个工厂大院里，一块儿上的小学、中学、大学，又同一年参加了工作。

随着三人年龄的逐渐递增，一个问题渐渐地摆在了他们面前：身为男子汉的国强和立军同时喜欢上了柳梦，而柳梦只能从两人之中选择一个做丈夫。

这是一种非常艰难的选择，在柳梦的心目中，两人的人品、学识、修养甚至于爱她的程度都是不相上下的，更重要的是，她不忍心嫁一个而伤害另一个。

这件事就这么一年年地拖下来了。

转眼间，三人都年届三十了，三人的父母首先沉不住气了，整日唉声叹气。尤其是柳梦的父母，更是愁眉不展。

必须有个人断了。

国强和立军凑在了一家小酒馆里，以前，他们三人经常来这儿聚餐。多年来，国强和立军并没有因为彼此成为“情敌”而反目，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深厚了。但他们在一起时，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和柳梦的感情问题。如今，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再这么既心照不宣又不解决地拖下去了。他们喝了很多酒，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赌一把！谁赢了谁娶柳梦。为了让柳梦死心踏地和两人中的幸运者结婚，另一个输掉的人必须远离本市，另谋出路，以免节外生枝。怎么赌呢？两人又合计了半天，最后决定用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抽签！谁抽到写有“柳梦”二字的签，谁就是赢家，抽到空签的就无条件地放弃。

国强做签，然后将做好的两支签放在一个喝水的瓷杯里，由立军先抽。

签是用白纸卷的，有筷子那么粗。

两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这扣人心弦的一刻。

立军哆哆嗦嗦地在两支签之间选择了良久，最后一咬牙，抽出了一支。立军将纸签缓缓展开，忽然长出了一口气，一脸歉疚地望着国强。

国强勉强笑了笑，问：“怎么了？”

立军说：“国强，对不起，我抽到了。”说着，将签递到国强的面前。

国强看了看自己亲手做的纸签，面无表情地说：“立军，恭喜了。”说着，将桌上的茶杯拿起来，连同另一支纸签，一起扔出了窗外。

随着茶杯在窗外的碎裂声，国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屋子。

国强走了。他辞了公职，去南方打工了。

几天后，立军从对国强的愧疚中解脱了出来。他来到柳梦的家里，准备和她商量一下结婚的事。

一进门，见柳梦正打点行装。立军诧异地问：“你要出门？”柳梦神色凝重地说：“对，我要去找国强。”

立军一愣，不解地问：“为什么？”柳梦的泪就无声地淌了下来。

柳梦说：“立军，你知道吗？你们打赌的那天晚上，我就在窗外站着呢。国强扔到窗外的那支纸签，我捡起来了，上面也写着我的名字呢。”

立军如梦初醒：原来国强为了成全他，竟做了两支相同的纸签，无论他抽到哪一支，都是赢家呀！

柳梦接着说：“你知道吗？在你们打赌之前，国强就已经辞去了公职，并且联系好了广州的一家民营企业，他为了成全我们，早就安排好了这一切。以前，我在你们两人之间难以选择，可是现在，我已经决定选择他了，国强他既重情又重义，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别人，他才是我能终生依靠的男人！”

听了柳梦的一席话，立军羞愧地低下了头，他知道，这次打赌，国强才是真正的赢家，他靠一颗高贵的心最终赢得了柳梦。

柳梦踏上了寻找国强的旅途……

美文阅读

年关到

腊肉香

陈传荣

前两天，八十岁的老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说今年过年给我们准备的腊肉已经腌好了，都是后腿肉。电话里母亲还特意告诉我：“这猪肉是专门到村里农户家买的，正宗的农家土猪肉呢！”我这才发现，忙忙碌碌着年关又倏忽来临。

年关到，腊肉香。这满世界就显得温馨起来、温暖起来，仿佛到处洋溢着的全都是一股幸福味。一直以来，在我的记忆深处，过年似乎总是和腊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吃腊肉就意味着过年，过年就意味着吃腊肉。腊肉的香味掺和着年味，年味中氤氲着腊肉的香味，仿佛两者早已融为一体。

农村人过年，其他东西可以缺，唯独这美味的腊肉不能不备。没了腊肉的年，似乎过得比较潦草，总不像个年。衡量哪户人家年过得好不好，主要就是看他家腊肉腌得多不多。因而在农村，每逢年底，腌制腊肉、晾晒腊肉就是一场盛大的活动。冬日的乡下，空旷而穹远。太阳刚出来，那四射的霞光，浓烈而鲜亮，它照活了乡村也温暖了乡村。乘着好日头，家家户户都会把腌制好的腊肉挂出来晾晒。在灿烂的阳光照射之下，那一排排腊肉可谓

流光溢彩、香气扑鼻，看上去一派喜庆景象，仿佛就等着那喜庆滋润的大年到来。

母亲腌腊肉是一把好手，都是几十年的老手艺了。母亲腌制腊肉方法和别人有所不同，许多经验皆是靠自己摸索总结出来。别人家腌制腊肉一般都是直接上盐，而母亲却是坚持用老卤腌制。按照母亲的说法，用老卤腌制的腊肉，不仅咸味均匀，而且全部都能吃透入骨。腊肉在老卤里浸润三天之后，便可拿出来晾晒。待暴晒上四五个日头，还有最后一道最为关键的程序——“热卤”。所谓“热卤”，就是把腌制好并已晾晒了四五个日头的腊肉，放进热水中烫上几滚。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祛除腊肉表面的血水和污渍。“热卤”完毕，然后再重新把腊肉拿出来晾晒。如此这般，这样的腊肉才会越晒越香，吃起来没有一丁点腥味。

不过稍感遗憾的是，虽然母亲腌制腊肉是一把好手，我却没能继承母亲的技艺。因工作之故，我老早远离了故乡，如今更不可能再去学着腌制腊肉了。在我离开故乡的日子里，母亲害怕我吃不到美味的家乡腊肉，故而每年的年底，总会千方百计早早

地开始张罗，然后再通过快递把腌制好的腊肉发给我们。为此，多年来，我虽远离家乡，但每年家中的家乡腊肉却不曾中断过。

这两年，家乡拆迁，母亲也搬进了城里，住上了楼房，自己养猪已是不可能了。其实即便在农村，随着对环境整治的力度不断加大，真正散养的猪也是越来越少。为了能给我们腌制上最正宗的土猪肉，母亲总会想尽办法，四处托人打听乡下哪里还有宰年猪的农户，然后和对方关照一声，早早提前把最好的猪肉给预订下，就怕说晚了买不到。

考虑母亲年岁渐长，身体已大不如前，每年接下她快递来的腊肉后，我总不忘关照她一声：“明年就不要再给我们腌啦！”母亲嘴上总是说“好的好的”，可到了下一个年头，依旧是照寄不误。

后来我也想通了，母亲要腌就腌，要寄就寄吧。我知道，如果不让母亲给我们快递她亲手腌制的咸肉，她心里反倒可能会更失落、更难受吧？

每年的年底，每当听到母亲一句“给你们腊肉腌好啦”之时，我的心中总会掠过一丝感动、一丝欣慰。这是一份最无私的挂念、一份最伟大的母爱！这一声吆喝，多么亲切、多么温馨！

故乡『年味』浓

西杨庄

距离过年愈近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愈深愈浓，便同妻子说道：“我要回故乡去看看。”

年前回乡最好。这时节，该收的都收了，该种的也都种了，田野蒙上了麦苗或者油菜的浅绿，偶尔还会覆盖一层雪的洁白，村里的乡亲们也都从浩繁的农事中解脱出来，是这一年中心境最恬静最悠闲的日子。走近故乡，一路上可以看到那些熟悉的陌生的乡亲们撷一条小板凳，坐向向阳的宅基地上，一边晒着酥酥的冬阳，一边喝茶，他们悠闲洒脱的聊农事，聊家景，聊儿女亲事邻里亲情。走进故乡，还能够和乡亲们一道去村头村尾转转，看看他们养的猪，圈的鸡，尝一尝他们刚刚挤出来的新鲜牛奶，在新开的鱼池里甩上鱼杆钓上几条鱼。

进乡情切，亲情扑面。兴趣盎然之时，竟然可以邀上儿时的“老”伙伴，唤上三五条土狗，去依然如儿时的村后野山上来一次冬猎，埋上一两个捕猎夹子，侥幸捕得一两只野兔“黄大仙”，剥去皮，炖成汤，再买来几斤故乡的老白干，吃了个肚圆，喝了个痛快……

就跟着卖农副产品的二哥，哼着不着调的民歌小曲，洋洋洒洒地走过少年时代求学读书时无数次走过的那条悠长而干燥的乡间小路。走进熟悉的古镇街巷，去热热火火的集市中挤一挤，瞧一瞧，看看摆满街面的鞋袜衣帽鸡鸭鱼肉，会会四乡八邻的旧朋故友，然后，坐进一家小餐馆，花上二三十块钱，品品家乡的风味小吃，温温故土的盛情厚意。

人间小田园，故乡“年味”浓。腊月的故乡，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浓浓的“年”味，小村过年的氛围氤氲着展开了圈圈涟漪。看，儿时的开塘捞鱼、挖堰起藕、轧粉蒸年糕依然如昨；听，狗的吠声、鸡的啼鸣依然清脆而又热闹；瞧，爬出烟筒的炊烟还在踩着小屋屋顶上的瓦片惬意而悠悠的舒展出一种诗意的缠绵一种祥和的温馨……这一幅绝佳的人间田园山水画把我醺得如痴如醉，竟忘了自己早已是皱纹上脸，鬓染霜花，还能够和孩童一样萌发出少年稚态，情不自禁地拿了二哥家的一把镰刀，去池塘边砍回水竹，劈成篾，削成丝，用喜悦与祝福，扎一盏五彩缤纷的鼓儿灯，编二把维妙维肖的太阳伞，送给“相见不相识”的儿孙娃娃们，去点燃喜迎新年的喜悦灯火，甚至脱去棉衣，挽起袖口，钻进练习玩花灯舞龙灯的后生姑娘中间，踏着喜庆的锣鼓点子，重温年轻时的风采，感受故土家园丰收的欢悦，感受故乡浓浓的“年味”。



穿行 张永生 摄

一条河和一个梦

崔立

表弟打来电话说：“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我们吧。”我说：“好啊。”

但我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原因有二，一是外公外婆不在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一条河。表弟小我3岁，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去外婆家了，总有许多好吃的留给我。我和表弟还在巷子里跑来跑去，外婆喊我们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要么是躲在巷子的角落里，要么是躲在杂货店后面，央求你了。”

在外婆家房子后面的一条路尽头，延伸着转弯的是一条水泥桥，桥下是一条河。许多附近的人都会把杂物或是垃圾扔进河里，长年累月，这条河又黑又臭。特别是在夏天，外婆家的窗

户都不敢开，臭味会随着风吹来。河边还有一大块空地，长满了齐人高的杂草。如何来形容这些野草呢？多年后，我学到了一个词语：野蛮生长。外婆再三告诫我们，不要去河边。

那天趁外婆去买菜的时间，我和表弟吃完一袋糖果，又悄悄溜了出去，不期然地又走到了河边。

表弟说：“哥，你来追我吧。”我说：“好。”

话音刚落，我们围着桥，围着那块杂草丛生的空地瞎跑，一辆突如其来地自行车摇晃着笼头冲过来，我试图躲开，条件反射地跳到了那块杂草地里，不知是什么杂物，掉进了我的脖颈处，我手一摸，竟是只硕大的虫子，我着急忙慌地拍打，一脚踩到了河边松软泥土上，继而掉进了河里，我的嘴里喝到了腥臭的脏水，那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作呕……

表弟哭喊着叫人。所幸，河水不深，我很快被救起。我在外婆家洗了三遍澡，感觉也没洗干净身上的那股臭味，甚至在多年后，这股臭味还时不时地让我闻到。

我后来去外婆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偶尔几次去，我都宁愿绕路，也不愿意路过那条河。

十年前，外公外婆先后去世，我途经那条河，空气中弥漫的那股浓重的臭味，久久挥之不去。我忍不住又有作呕的感觉。

这十年，我一次都没回去，哪怕表弟不厌其烦地给我打电

话，“哥，我们这变化可大了，你有空来看看吧。”“哥，旧貌换新颜，你想象不到现在是怎样了。”“哥……”

这次，是舅的六十大寿。舅舅亲自给我打电话，开玩笑地说：“外公外婆不在了，我这个娘舅，你是不是就不想看了？”我不好意思地说：“舅，我一定来。”

经导航的指引，车子徐徐地往记忆中的那些方向开。这一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说这些年身边的城市变化显而易见，但没想到家乡的变化似乎更大。车子开过那条桥的位置，以前狭窄的水泥桥，已经换作了宽敞的钢索桥，我放缓了车速，桥下的河，水清得不可思议。那一大块杂草地也不见了，多了个街心花园，绿树、步道、灌木丛，还有一个颇有现代感的亭子。这是我小时候来过的地方吗？这里的变化让我感觉不像真的。

走进舅装修一新的房子里，楼层的高度也不一样了，舅说：“这都是政府帮我们改建的，说叫城市更新，不要钱。”舅的腰板挺得高高的，笑呵呵地叫着我的小名，说：“这里还认得出来吗？”我摇头说：“不敢认，像做梦。”门口传来表弟嘻嘻哈哈地声音：“是不敢认河里的臭味了吧？”“臭味？”我猛地恍然，鼻子使劲闻，空气里，脑海里，那股臭味居然一点都没有了。

诗|笺|

写给爱人

毛玉琼

年少时相遇
你看起来憨憨傻傻
我看起来呆呆笨笨
安静儒雅的你，看着
顶着一头短发像个男孩子的我
宠溺地笑

那笑容像春天的微风
从我身边拂过
身心都被轻轻抚摸
像夏天透过树叶的阳光
在我眼里，投下金色的斑斓
细细碎碎，斑斑駁駁
像秋天里的稻浪
在我的心田翻滚奔涌
像冬天里傍晚的暖炉
也温暖了我的心身
只那一眼，便定了终生

而立之年，再看你的眼睛
依然波光潋滟，情意缠绵
像大明湖畔的细雨
缠绵悱恻，欲语还休
像趵突泉的水
奔涌突兀，不眠不休
像灵岩寺的古树
坚定执着，不曾动摇

我深深的沉迷
执着于这一世的迷离
若有来生，无需再遇
这一世，便把所有的美好都如期而遇



归

李陶 摄